

1926年夏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。
前排右一为李惠年，左六为萧友梅，
后排左六为冼星海。



萧友梅百岁女弟子 李惠年的贺信

□ 黄旭东

在2006年8月7日开幕的由中央音乐学院、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、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、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联合主办，《人民音乐》编辑部等协办的“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”学术研讨会上，俞玉姿教授动情地宣读了一封十分有意义、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的祝贺信。致信者是声乐教育家、中国音乐学院老教授李惠年。她是萧友梅学生中如今健在的四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，今年正好一百岁。

李惠年的丈夫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汪德昭院士（已故）。他们夫妇二人年轻时共同爱好音乐，在20世纪20年代同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，参加了当时北京的音乐社团“西乐社”和“爱美乐社”的发起活动；在当年出版的音乐杂志《新乐潮》上，汪德昭还发表过多篇文章，现已成为珍贵的音乐史料。后他们同去法国巴黎深造。1956年在祖国发出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下，先后回国定居，分别为新中国的海防科学和艺术教育事业做出贡献。不久前，中国音乐学院领导和师生为她百岁华诞祝寿。李先生依然风采奕奕，思维清晰。这引起了与李先生有过交往、长期从事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和研究、一向重视并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地做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俞玉姿教授的关注。在与她的学生商议后，决定要采访李惠年。俞教授认为，百岁音乐教授李惠年正是中国现代音乐历史的见证人，这样有资历的音乐前辈当今已屈指可数。我们要想拓宽和深入研究近现代音乐史，采访这样的历史见证人，记下他们的口述史料，可以弥补文献、报刊等已有史料的某些不足，是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一项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。经联系，李教授很高兴，但因天气十分炎热，她允诺待秋凉后接待他们采访。不过，老人家还是很健谈，愉快地与俞玉姿在电话中颇有兴趣地交谈了起来。当俞玉姿说到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创建时，曾请她为亚非拉音乐专业学生的法语课授课时，与其有过多次联系一事时，没想到事隔40多年，李教授反应很快，立即风趣而又谦虚地说：“那个时候我兼教法语，是滥竽充数啊！”当她得知近期将要召开“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”

的学术研讨会时，当即表示祝贺，并说她是萧友梅先生的学生，一下子就把话题转到上世纪20年代的学习生活上来了。于是，俞玉姿就根据她在电话中所谈的内容，整理成文并找了相关史料，并认真进行了核实。然后又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地读给李教授听，她表示满意并一再道谢。下面就是百岁老教授李惠年先生的贺信内容：

萧友梅先生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先驱者，杰出的音乐教育家。在上世纪20年代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创建初期，我有幸成为萧友梅的一名学生。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，同时又是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选科生，主科是声乐，副科是钢琴。我的钢琴老师就是萧友梅先生。他当时还教乐理、和声学等课程。他教学认真负责，人格高尚，关心学生的学业，深受学生们的敬佩。他十分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。记得1926年夏的一天（整理者注：6月12日）北京艺专音乐系曾举行德国作曲家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（提前一年）纪念音乐会，曲目中西并举，有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一章（乐友社管弦乐队协助演奏），合唱曲中有贝多芬和萧友梅的作品，也有钢琴、小提琴独奏，还有洞箫合奏《平沙落雁》以及刘天华先生学生的琵琶、二胡合奏《满江红》等。当时选科生冼星海也同台演出，事隔八十年，我已记不清。但节目单上肯定有他的演出曲目（整理者注：演奏的是匈牙利作曲家德尔拉的小提琴曲《纪念曲》）。我演奏的是钢琴曲《小鸟晚唱》，很受欢迎。这都是萧友梅先生悉心培养的结果。听说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发起召开的“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”学术研讨会要在北京举行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。我们要学习、继承先生的办学精神，弘扬先生的学术思想。作为萧友梅的早期学生之一，我在此表达对萧先生的深切怀念，并祝研讨会圆满成功，祝我国的音乐文化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。

黄旭东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
(责任编辑 张宁)